



写给母亲

5月14日是母亲节。有人说母爱如山、母爱如潮,比起华丽的比喻,母爱更是生命里那些真实存在着的温暖与陪伴,也许我们与母亲有过争执与误解,但不管怎样,与母亲共同走过的日与夜,回忆起来总是那么暖心。

送你一束光

□刘中才

世界上有鬼吗?这个被世人质询过千万遍的愚蠢话题,我想不必再作回答。但需要说明的是,时至今日,鬼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幻假想在我的意念里一直存在着。它游离于现实与虚拟之间,如同一条无形的绳索,常常在某个黄昏、某个傍晚,甚至于某个魑魅深沉的午夜,以自欺欺人的场景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,化作一腔无以名状的恐惧和满身冷汗,令我难堪至极的同时也出尽了洋相。而这种被人视作笑料的生活窘态,如同交替更迭的往常四季,一直伴随我的整个童年。

从时间的维度来看,我无法回想出鬼的形象是何时出场的,它的形体、轮廓以及与之有关的外在描述,若干年来一直众说纷纭。大概来说,自六岁起,我所生活的故土就有了鬼的影子。那时候村子里鲜有电视机之类的新式家用电器,人与人之间借以表达生活见闻的方式主要通过面对面促膝长谈。夏日外出乘凉,目之所及的视野里,常常是男女老少围聚成一个圈儿,极有规律地摇着手里的蒲扇,并以你听我讲或者我听你讲的姿态轮番述说一天的经历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平常生活里的影像已经提不起人们的聊天兴趣,孤魂野鬼会作为下半场的消遣话题重新让人强打起精神。很多时候,一曲终了,人们沉浸在那种心有余悸的状态里,意犹未尽,但夜以至深,次日急需起个大早下地劳作,那些令人浮想联翩的邪魔鬼祟就暂时被搁置下来,等到下一个夜幕降临的时分重又登场。也正是这样的余烬未消,在年复一年的岁月流变里,给人留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期许。

不过对于孩子而言,倘若没有足够的想象力,或者对于大人口中那些离奇可怕的故事表现得心不在焉,这些话题对他是没有吸引力的。但我不同,我对鬼祟的概念极为敏感,它们从故事里跳动出来的那一瞬间,我就开始盘算它们存在的状态、可能出现的位置,甚至于是是否会在我的背后悄悄说着某种隐语。我时常感觉,它们就躲在村前到村后的那条大街的某个角落,不分时段,不论季节,像一个幽灵,而这条街又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。

可我生性胆小,又怯于黑夜。我总是固执地认为,天黑以后,所有具象的物体就失去了支撑,那些

无法在白昼发挥作用的虚幻之物便有了立足之地。比如,一只萤火虫,它在阳光明媚的午后隐藏起真身,只在黑夜开始的地方出现。它在夜色里穿行,莹莹之光虽然微茫,却足以给人带来心安。形如一个人独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奔走,此时你很需要一束光。

对于鬼怪的眷恋,更多是因为我的童年没有太多的娱乐方式。那时的我玩性大但不知好歹,上树掏鸟下河捉鱼已然不觉新鲜。散学以后,我经常与村里的一帮熊孩子聚在一起四处乱窜,为此我的父母深感苦恼。但在夏日夜幕降临之后坐满人群的大街上,那些像药引子一样的故事,能将我睡前的无聊时间换作片刻的安宁,每每此时,我会不由自主地走出家门,跑向大街,凑在大人跟前,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惊心动魄。

因为故事过于幽森,我不太敢独自出门,蠢蠢欲动的时候,我会央求父母亲陪我一起到大街上听故事,这样即便真的有鬼,我也不会害怕。但父母并不是每天都有空闲,农忙季节里,农事让他们身心俱疲,外出乘凉并不是他们放松的绝佳方式。很多次,当我需要父母陪同外出的时候,得到的是断然不可的拒绝。于此,我也错过了很多至今也没有听到的乡野趣闻。

后来,母亲帮我想出一个办法。她送我到大街上,然后自己回家做事,等到十点以后她再出门接我,这样我就无需一个人驮着满身恐惧独走夜路。这种方式极为奏效,使我和母亲得以在很长时间内各行其是,不会耽误彼此。母亲到街上迎我,她会提前打开手机,一束光柱就会从大街后面一排瓦房的缝隙间透射出来。我知道是母亲接我来了,那一瞬间我心里的忐忑、焦急与等待、故事里的惊悚,都会烟消云散。这种“迎来送往”的方式在村子里独一无二,我和母亲的默契配合也得到了家人的一致认可。为此我深以为傲,至少与别家的孩子相比,母爱在我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。

但也有几次,母亲忘记了出门时间。夜里十点,街上的人陆续散去,仍不见母亲的踪影。我双手抱住大腿,惴惴不安地蹲在地上,游离的眼神四处逡巡,试图从别人身上找回一丝踏实。可越是这样,越是有的人起哄,他们挥舞着手里的蒲扇,故意做出挑衅的举止,试图攻破我的心理防线。那时我心乱如麻,脑海里浮现出各种不安的画

面,巨大的恐惧感侵袭而来,在黑夜

里迅速膨胀。有一次,我久等母亲没有出现,实在没有办法,我就捂住耳朵,嘴里发着嗡嗡的声音,摇晃着脑袋分散注意力,用以掩盖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恫吓。那也是我最难的一次,四周漆黑一片,风在头顶上盘旋,安静的空气里散发着可怖的啾啾声,我深感脊背发凉,像是一团无形的影子寸步不离。等我独自哭喊着双脚踏进家门时,母亲恍然大悟,摸着我的脸,似笑非笑地安慰我,并保证这样的事绝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

此后几年,母亲果真一次都没有忘记出门的时间,每每深夜将来、故事收场的当口儿,那一束光都会准时出现,它就像冲破黑暗束缚的一条巨龙,在村庄的天空上交舞,赋予我迈开步子大胆前进的力量。

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的胆量会与年龄有关,就像那些讲故事的大人,他们若无其事面不改色,踏着夜色回家时,哪怕路上没有一丝亮光,也从未心惊胆战。那些听故事的局外人亦是如此,故事犹如过耳之风,转瞬即逝。而我之所以恐惧万分,多半是因为还未成年,就像父亲说的,我的脑仁还没有长全。

事实是,胆量跟年龄有关系,但关系不大。我童年时的胆量很小,长大后依然在原地打转。夜里睡觉,还是害怕。此时,我会想起母亲陪我在夜路上行走的场景,我紧紧攥着她的手,那束灯光在夜色里闪烁,我们穿过荆棘,趟过泥泞,安全而又安宁地回到家里。

成年以后,我离开乡村借城而居,城市的喧嚣把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,霓虹灯转动的午夜,我不会担心凌晨出行而看不见灯光,却再也没有机会听讲乡下的那些故事。在夜色弥漫的大街上,我时常看见一些穿着怪异、浓妆艳抹的路人孤独地行走,远远望去令人心生畏惧。

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,母亲问我夜晚独自走路还会不会害怕,我说若没有光,鬼的形象蓦然生出的刹那,我依旧无法迈开步子。母亲说,你要学会放下,生活里羁绊自己的不是鬼,而是心,心平静了,鬼也害怕。如果放不下的时候就想一直冲云霄的那束光,它在夜晚里升起,尽管星星点点,甚至有些灰暗,但只要那束光还在,就足以照亮前行的路。

最亲密的“敌人”

□徐俊霞

我和母亲的对立从少女叛逆期就开始了,那时候我十一二岁,已经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。我不允许母亲进入我的房间打扫卫生,不允许她动我书桌上的东西,我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拒绝来自她的关爱。

晚上,我学习到很晚才休息,母亲收拾完家务,端一杯红糖水送到我房间里。我冲她吼:“出去,我不喝!”母亲无奈地把水放在我的案头,悄悄地退了出去。其实母亲不识字,压根儿不会偷看我写的日记,也因为不识字,被我扔掉的任何带字的纸片,她都替我细心保管,唯恐我还用得着。

我事事和母亲作对,却又处处维护她。有一次,母亲带我去奶奶家,伯伯正在看叔叔从部队寄来的信,母亲也凑上前去。伯伯一脸鄙夷:“你不认字,看什么看?”我大声嚷:“她不用识字,我就是她的眼睛。”我拿过信,一字一句、抑扬顿挫地念给母亲和祖父母听。从那以后,祖父母和叔伯再也不敢当着我的面说母亲的不是。

我感冒发烧,母亲带我去医院看医生。医生开了药方,她去药房取药。一会儿,她又返回门诊,问医生每种药一天吃几次,饭前吃还是饭后吃。医生不耐烦地说:“你这个人,我给你在药包上写了,你怎么还来问?”站在一旁无精打采的我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把抢过药包:“不用他告诉,我看得懂。”说着,我气呼呼地拽着母亲往外走,惊得那位医生跌破眼镜:“这姑娘泼辣,将来长大了肯定不简单。”

我在老家读初中时,村里常有短视的父母让未成年的孩子退学,或去做小买卖,或去镇工厂做工。母亲眼红别人家的女儿在家帮衬父母,便指给我看谁家的女儿在学校门口摆摊,谁家的女儿在地毯厂扎皇官毯。每每这时,我都一脸厌恶地瞪着她,倔强地把头扭向一边,无声地表示着抗议。

中考那年,母亲的心愿是让我读中专,早日毕业参加工作,为家里减轻负担。我执意不肯,闹着要读高中。她怎么拗得过我。暑假里,我摆摊卖西瓜赚学费,开学的日子到了,我一个人骑着单车、驮着行李去县高中报到。

家族里有位表嫂嘴碎,常在一些亲戚聚会的场合“教训”母亲:“小姨不该让表妹读那么多书,

两个表弟将来还要盖房子娶媳妇,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不值得。”那位表嫂甚至断言,我读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,我考上大学也找不到工作。每次亲戚聚会之后,母亲都满含犹疑地望着我,她阻拦不了我做任何事,亲戚的话反而让她劳心费神。

我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女孩子,我写了两句诗向那位亲戚表达我志在必得的决心,也因此断绝了两家交好多年的亲戚关系。那位表嫂在亲戚间一直颇有威望,当权威受到一个孩子的挑战时,她脸上非常挂不住。表嫂找到母亲告状,在我家里撒泼耍赖。她给那位表嫂赔礼道歉,说尽好话。我图一时痛快闯下的祸,给我收拾烂摊子的那个人,却是最最瞧不上她。

小时候我挨过母亲的打,一次是因为大弟,夏天的傍晚,外面电闪雷鸣,正是知了出洞的黄金时间,我拿着手电筒和塑料袋忙着去河边的树林里捉知了,大弟非要跟着我去,我只好带上他。母亲回到家里,见我们姐弟俩不在家,冒着大雨到河边找我们,把我们找回家后,便把我按在床上一顿暴打。另一次是因为我和堂弟打架,他骂我,我气不过往他脸上扬沙子,迷了他的眼睛。三婶向母亲告状,她不问青红皂白就在胡同里追着我打。

对于这两次挨打,我记忆犹新。长大后,我想起来就控诉她的不是,母亲苦笑着说:“打在你身上,疼在妈心上呢!”这话我信,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经常是自己流的眼泪比我们还多。

说实话,我长得没有母亲好看,个头也没有她高,她精湛的女红在十里八乡远近有名,她煎炸烹炒的手艺也说得过去,我没有继承她的衣钵,不精女红,不善烹饪,在生活中是个“低能儿”。然而在母亲的心目中,我一直都是她的骄傲和自豪,小时候,我学习成绩好,拿回家的奖状贴满墙。长大后,我凭自己的才华和能力,找到工作,买房置业,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人生舞台。

母亲性情温顺,我性情刚烈,母亲胆小怕事,我胆大泼辣,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今生今世却做了母女。佛曰:儿女是债,有讨债,有还债,无债不来。对母亲来说,我是个名副其实的“讨债鬼”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保护她,不允许外人欺负她,可我自己却是欺负她最多的那个人。